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穀梁折諸卷首至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校對官助教臣綦　鎮

謄録監生臣鄧洪繼

穀梁折諸卷首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先正評説

宣帝聞衛太子好穀梁問韋賢夏侯勝史高皆魯人言穀梁本魯學公羊乃齊學也宜興穀梁自元康中始講授郎十人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穀同異公羊嚴彭祖申輓伊推宋顯許慶穀梁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

王玄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
梁
晉元帝踐阼時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公羊穀梁省
不置太常荀崧上疏曰春秋公羊其書精隱明於斷獄
穀梁簡約隱要孔子作春秋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
精究丘明撰所聞為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
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
於漢朝辭義清儁斷決明審多可採用董仲舒之所善

也穀梁亦師徒相傳暫立於漢時劉向父子猶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訂正是以三傳並行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

穀梁先有尹更始唐固糜信孔衍江熙段肅張靖等十餘家注解晉范甯以為膚淺乃商略名例為集解十二卷例一卷沈思積年其義精審為世所重甯子泰雍凱從弟邵及其父汪門生故吏諸子之言各記姓名既而

徐邈復為之注

宋子京曰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謬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於時嗚呼孔子没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已之固而倡

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

晁説之曰穀梁晚出於漢因得監省左氏公羊之違畔而正之至其情深遠大者真得子夏之所傳也范甯又因諸儒而博辨之申穀梁之志也其於是非亦少公矣非若征南一切申傳汲汲然不敢異同也

朱子語類曰或問公穀傳大槩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於書爾曰想得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已意所以多乖舛其有

合道理者是聖人之舊

王伯厚困學紀聞文中子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蓋杜預屈經以申傳何休引緯以汨經唯甯之學最善

趙木訥曰穀梁子之傳實頼范甯為多如經書乾時之戰我師敗績赤曰不諱敗惡内也甯知其妄正之曰雖無時而可通惡内之言傳失之經書作三軍赤曰古者諸侯一軍作三軍非也甯知其踈正之曰總言諸侯一

軍又非制也若是者蓋多有之故愚以為甯之學近乎公而王通亦曰范甯有志乎春秋焉

黄楚望曰穀梁如蔡人殺陳佗曰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又如二年宋督弑其君及其大夫孔父亦曰何以知其先殺孔父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凡若此類皆是用測度之辭蓋是當來得之傳聞不曾親見國史是國史難得見之一驗

穀梁折諸卷一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隱公

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

劉向說苑魏武侯問元年于吳起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智不明無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此春秋之意元年之本也

又引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云云中壘膠東皆為公羊之學而謹始之文出于穀梁故載其説

春秋貴義而不貴惠

黄勉齋曰左氏以隱之讓為賢公羊又創為立子以貴之説皆未為當惟穀梁以為春秋貴義不貴惠信道不信邪乃為正論

則是成父之惡也

楊龜山曰古者君薨而世子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隱之不敢為公也蓋亦有冢宰之事乎禮諸侯一娶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内事而已未聞有再娶之禮也用是言之則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隱何為不敢為公也然則寫氏之禍隱實為之隱之不即位其失遠矣

可謂輕千乘之國

春秋之世猶有輕千乘之國者七人焉曰魯隱公宋穆

公公子目夷曺子臧吳季札衛子郢楚子西也隱公穆公師周公子臧季札師夷齊子郢子西又師臧與札望以為隱公而不為者晉武帝也命之為穆公而負約者宋太宗也唐太宗踵負芻之謀明成祖襲闔廬之轍皆子臧季札之罪人

及者何内為志焉爾

傳以二年會潛與此對舉曰會者外為主劉原父皆非之謂及高徯盟及晉處父盟並非内為志苟云及戎于

潛豈得成語乎按春秋先内而後外凡盟會而魯預焉者皆以及歸魯齊桓公盛霸也而曰公及齊侯某公某侯某伯會王世子于首止亦有書會而盟者曰公會齊侯某公某侯某伯同盟于幽晉文公悼公亦然戰以主兵者為及亦往往歸之于内隱十一年入許之役主兵者鄭也而書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惟來戰于郎則三國來伐魯而後不書公及眛之盟直儀父來就盟耳凡公

穀彊為例不可從者多類是

郳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

通志顓帝元孫第六子晏安賜姓曹封于邾周武王封晏安之裔邾挾為附庸自挾至儀父十二世始見春秋孟子時稱騶六書邾騶同聲之轉也春秋時邾用夷故謂之邾婁婁有二音合閭音為邾合婁音為騶後為楚宣王所滅遷之江夏東晉南北朝黃岡有邾城毛寶兵敗墮江蹦龜背得渡處

不日其盟渝也

魯擊柝聞于邾邾魯鄰比之國日尋干戈僖公升陘之戰反取敗焉邾人獲公冑懸諸魚門襄則臧紇敗于狐駘來狐裘之謡記曰邾婁復之以矢葢自戰于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于狐駘始也厥後楚靈會諸侯于申邾辭以魯難鄭子産先事而知之晉平為平丘之盟邾與莒愬魯于晉晉侯不見昭公而執季孫意如吳夫差稱伯為邾伐魯盟于萊門而後返終二百四十年之局隱公攝位而先欲求好于邾使自是長尋載

書大字小而小服大春秋可以無譏矣穀梁子曰其盟渝也易訟之四曰復即命渝安貞孔仲達疏以為變前之命疏鄭風之舍命不渝亦即引之渝而盟不如其無盟春秋惡列國之盟皆同此義齊桓之盟不日以其信列國之盟不日以其渝非桓公孰與救春秋哉

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

克段之書春秋特筆經文書母弟出奔如秦鍼衛鱄陳黄不一而足宋公子辰據地稱兵罪與段均而猶書宋

公之弟段不書弟則段之惡著矣得儁曰克段之强大儁傑足以耦國較然彰徹奔共而未死公穀二氏皆以為殺公羊直云大鄭伯之惡其說尤偏穀梁兩責之與左氏同旨顧猶以不能緩追逸賊咎鄭伯而范注云段注云段走至鄢猶追殺之夫天王殺其弟佞夫殺則書殺何復云克衛叔武之殺不見于經有元咺訟武之冤而段之居共則徵諸寡人有弟餬口四方之追憶惟左氏曰謂之鄭志後世作史者襲其文于東晉恭帝之殂

曰宋志也宋末帝之殂曰齊志也以志為處心積慮成乎殺顧書法之輕重可疑而事實之虛實宜辨呂氏博議遂深文以甚莊公之罪則已刻矣葢武姜愛段同于竇太后之欲立梁王揖莊公逐段未至如魏文帝之殺任城王彰蔡仲公子呂諸臣擬諸晉荀勗馮紞忌齊王攸之德望而譛之必致於死忠邪未可同日語云

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毛奇齡曰書曰克勝之也葢善其勝之不殺之也若謂

譏失教不早裁制則周公大聖不能得之于管蔡而可以責鄭莊乎葢莊之克段正是緩追逸賊得親親之道者惟不窮追務獲故段得奔共且安然久處于共鄭之人稱為共叔段者是也當叔奔共共小國也莊欲殺叔如振槁耳移師而加共其誰拒之而莊不爾也叔之子滑奔衛邀衛師以取廩延之故邑及莊伐衛而衛始復之莊此時何難取滑殪之以絶其根株而一則舍段再則舍滑十年之後猶惓惓念弟之餬口四方追繼世相

嬻段之孫公父定叔預雍糾之亂仍出奔衛猶復招而歸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是段滑父子相繼稱亂而君並卹之使得為公族于本國鄭之恩亦厚矣胡氏深文以為絶其屬籍非持平之論也

又

楚平王信費無極之讒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使遣之建奔宋漢江充巫蠱之獄太子據發兵至長樂西闕下與丞相劉屈氂戰敗南奔覆盎城門司直

田仁部閉城門以為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由是得出東至湖邑泉鳩里奮揚田仁皆上體至尊骨肉之愛于倉卒之際翊衛保全者也

又

此二語公羊於閔二年慶父奔莒用之以嘉季子穀梁於隱元年克段于鄢用之以責鄭伯必聖門嘗有是說而二氏皆習聞之于師者故魯成刺偃猶以為譏若晉獻圍聚而殄桓莊斯豺狼之不若矣

母以子氏

趙鵬飛曰秦漢以來祖母則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曰皇后諸侯亦莫不然故後世無可疑者而春秋無其別仲子子氏君氏學者紛紛不一文之世則有成風之疑成風者果僖之妾歟莊之妾歟愚按文九年書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與惠公仲子之文同莊之妾也審矣蓋由宋儒全廢三傳臆解談經不知左氏有成風事季友而屬僖公之事此不足以當亭林之一吷也

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

母以子氏與公羊母以子貴同旨顧亭林曰妾不得體君不得已而繫之子猶晉簡文帝母會稽王太妃鄭氏稱簡文宣太后明貴之所由也隱元年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惠公之母仲子也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僖公之母成風也按惠公繼室桓公之母仲子仁山金氏嘗疑其誤由左傳開章特言仲子先儒於穀梁之書皆未深考耳但兩世各一仲子武懿孝惠之間

魯非無事之國史記世家於伯御與稱代立歷歷詳書惠公卒則曰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孝公之卒弟曰子弗湟立是為惠公而已惠公之亦出于孝公之妾惟穀梁一語是信亭林引孝惠娶于商之文知孝公之妾必屬子氏則又安知生惠公者果在九媵娣姪之中與否桓以下娶于齊而成風敬嬴皆非姜姓惟范武子注妾不得體君一言足以訓後世舍衆人而從君子將于是乎取之矣

又

萬斯同曰左氏言仲子未薨故名天下豈有其人尚在而先來賵者乎此必無之事平王雖庸宰咺雖具臣吾知其萬萬不為也左氏之言瀆禮不經之甚不如穀梁以仲子為孝公妾者近是葢文二年書僖公成風正與此一例若公羊言兼之非禮亦不可信人死自有先後豈可賻兩人而並時行禮乎此賵在七月則仲子之卒必在是年之春孔子因位微不書而三傳乃各持一說

不若斷以僖公成風之例為畫一而可徵也

衣衾曰襚貝玉曰含

喪大記小斂之衣皆十九稱大斂之衣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士喪禮貝三實于笲稻米一豆實于筐祝淅米于堂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煮于垼用重鬲祝盛米于敦奠于貝北士有氷用夷槃可也注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稻又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檀弓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弔含

進侯玉莊子徐徐别其頰無傷口中珠荀子相人之墓
抉人之口而求利皆指含而言
寰内諸侯
尹更始曰天子以千里為寰范注王都在中諸侯四面
繞之故曰寰内
又
啖叔佐曰寰内諸侯例稱子若以伯為爵則毛伯召伯
復是何爵乎愚按凡蔣邢茅胙祭皆周公之後周有祭

公穀父傳桓八年祭公來逆王后于紀公羊稱其為天子之三公蓋外諸侯入為王卿士者與虢公鄭伯相符固天子三公之官啖氏之駁謬矣

不正其外交

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穆公之時春秋既終矣穀梁曰諸侯非天子之命聘弓鍭矢不出竟埸束脩之肉不行竟中隱公之時春秋之始也孔子所以有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大夫出之辨也

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

楊士勛疏謂司徒主衆安危司馬主斷制司空主守人君之行一卿從二卿守然後可會中國之君按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命國家五官而後行諸侯相見亦命國家五官五官即三卿之意宋襄公㑹楚于盂見執則司馬子魚立太子以拒楚秦趙澠池之㑹藺相如從廉頗居守請于趙王曰三十日不還請立太子以絶秦望故知國之大臣不可無人也

會戎危公也

常惠返蘇武之節而谷吉死于郅支郭子儀成涇陽之功而渾瑊敗于原州曰危者君子道其常也

以其來交接于我故君子進之也

嚴啓隆曰內女出嫁非有關于後事者不書齊欲滅紀叔姬以媵妾之賤從紀侯于患難之中不歸宗國而歸于酅節孝之風可以旌矣不言伯姬之歸安見叔姬之為媵將有其末先録其本履綸之逆安得不書

以國氏者

范注例國氏有三當國以國氏卑者以國氏進大夫以國氏國氏雖同而義各有當公子公孫簒君代位故去其氏族以表其無禮加國于其名之上有類乎國氏者齊無知之徒是也若庶姓微臣不得爵位無代位之嫌既不書其氏族當知某國之臣宋萬之徒是也履緰以名繫國者奉國重命來為君逆得接公行禮故以國氏重之公羊傳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左氏

舍族之例或厭以尊君或貶以著罪此傳隱公去即位以明讓莊公去即位以表繼弑文同而義異者甚衆故不可以一方求之

從人者也

大戴禮孔子曰婦人伏于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後世言禮者皆祖之傳文與之同

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

杜注經文作紀子帛帛乃紀子名莒子何以獨不名公羊亦作伯傳曰無聞焉爾此傳之最正者今范注紀子以莒子為伯而與之盟則如戰國楚與魏會徐州而相王桓二年齊衛胥命于蒲紀莒皆小國恐不敢為此傳以釋經而反足疑經為之一喟

夫人者隱之妻也

朱子曰夫人子氏薨只是仲子左氏豫凶事之說亦有此理考仲子之宮是別立廟

又

黄東發曰公羊謂隱公之母穀梁謂隱公之妻伊川安定劉原父皆以為妻蓋隱公自有妾母明年書君氏卒此言夫人薨則其妻明矣或又以為桓公之母仲子蓋以子氏而言之後書考仲子之宫故也然元年已書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則仲子之卒在前此言夫人薨則其妻可知

又

姚舜牧曰此夫子之正名處正君夫人之名則仲子之賵仲子之宫自然非君夫人之比而仲子之子不得為適而君國矣左氏誤認子氏即仲子故于歸賵仲子曰豫凶事賵以贈死決無未死而來賵之理

卒而不書葬

顧亭林曰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春秋葬君則書葬君之母則書葬妻則不書所以別禮之輕重也隱見存而夫人薨故不書葬注謂君弑賊不討不書者非　夫人子

氏隱之妻嫡也故書薨君氏隱之母惠公之繼室妾也故書卒

有食之者也

杜氏曰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遥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奄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為文闕于所不見此元凱注經桓三年丘明無傳附見于此

又

楊龜山曰有食之者言有物食之也夫日月之變有常數焉此巧歴所能窮也而春秋紀以為異者葢先王克謹天戒因以正厥事則日之有變豈徒然哉故書曰日有食之而其辭若有物食之者所以歸咎于人事不以常數為不足畏也

天子之崩以尊也

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程子曰崩者上墜之形尚書放

勲乃殂落蔡沈集傳魂氣歸于天故曰殂魄氣歸于地故曰落孔仲達疏以為殂者往也落如草木葉落體會程子上墜之喻正得落字高且尊之解白虎通天子稱崩何别尊卑異生死也崩伏强天下撫擊失神明黎庶隕涕海内悲凉金縢篇武王既喪以既事為辭不限禮制成王顧命則曰王崩矣三國南北朝以下主皆稱殂史筆别于大一統之義

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

天崩地折日月無光四海遏密白虎通云七月之間諸
侯有在京師親供職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
居其國竭所供以助喪事者曰得不得未可知之辭則
王室凌夷諸侯之不供甚矣黃東發曰凡書求賻求車
求金皆誅諸侯不貢而天下無王也王貫道言周凡三
求求賻以平王崩求車以桓王將崩求金以襄王崩皆
以喪事之有闕賻賵之不供魯不盡臣子之職致周王
下求謂為秉禮可乎

立者不宜立者也

魯之軌宋之鮑楚之圍身蹈大惡以邀大利莫或致討齊無知晉奚齊卓子之死於法應繼者糾小白夷吾重耳體勢鈞敵不無擬議惟衛公子晉實桓公弟州吁伏辜衛人迎而立之統正名順曰衛人立晉春秋書法未有如是其無貶者穀梁乃曰賢不宜立與正不與賢不知所謂正者何屬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反宜主器耶胡氏為之說曰未有為子而不受之父為諸侯而不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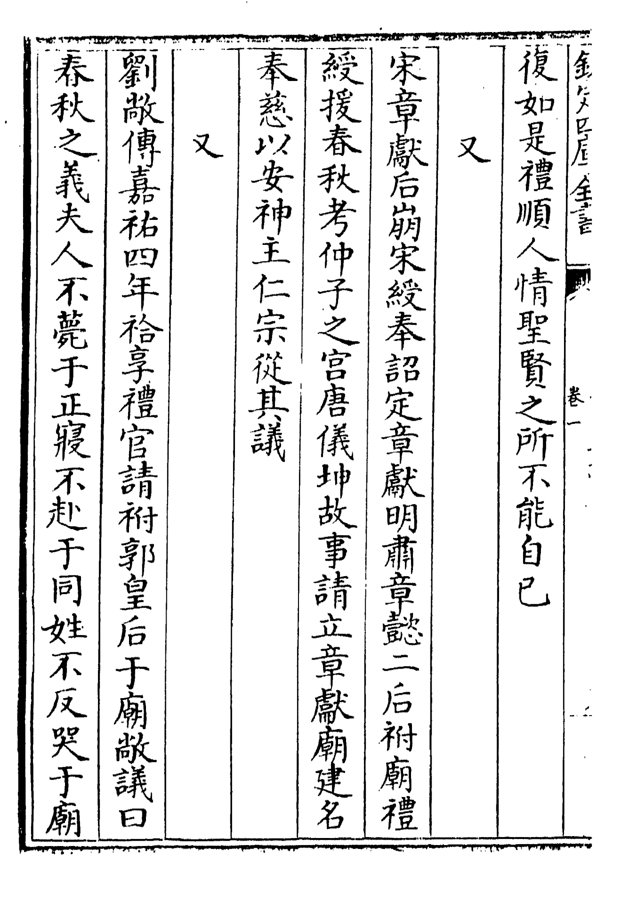
之王此時莊公薨已十七年何所從而請乂命齊小白晉重耳皆非襄獻之遺命如以王命則如襄王賜晉惠晉文之命皆位定而後加錫周室東遷以後未見如魯戲括之請所立于宣王者大亂方夷人望攸屬晉立而無道致亂猶異日之事今日之舉可謂百姓與能石碏老臣忠悃行事合衆心反以取譏于君子何其寃也

成之為夫人也

晉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或謂宜配食中宗臧燾曰

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别築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為號祭于寢園不配高祖武帝之廟令宜别建寢廟議者從之黄炎通説曰壽之論雖明庶母不得祔廟然春秋妾母之稱夫人者自成風始仲子未嘗稱夫人也隠公不敢以夫人稱仲子不敢以妾母祔始别宫以祭之自以為得禮不知妾母之子為君始得立别廟在隠時桓未為君考仲子之宫而用備樂焉是猶僭夫人也按夫

人風氏薨雖自文公始見于經然仲子為魯夫人之兆左傳首編亟表之而穀梁于此揭之曰成之為夫人則仲子成風咸稱夫人德行之議顯然有據唐鄭餘慶廟有二祖妣疑于祔祭請諸有司韋公肅亦引聲子仲子不合祭惠宮之說而曰晉景帝廟有夏侯羊兩氏唐睿宗室則昭成肅明二后顏真卿祖廟有殷柳兩氏二夫人並祔諸儒不能異盖子孫之欲私崇其所生匪獨天家帝制自為不嫌犯分清臣居業通經秉禮之君子猶



復如是禮順人情聖賢之所不能自已

又

宋章獻后崩宋綬奉詔定章獻明肅章懿二后祔廟禮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宮唐儀坤故事請立章獻廟建名奉慈以安神主仁宗從其議

又

劉敞傳嘉祐四年祫享禮官請祔郭皇后于廟敞議曰春秋之義夫人不薨于正寢不赴于同姓不反哭于廟

則不言夫人不稱小君徒以禮不足故名號闕而郭氏以后廢寀景祐之詔許復其號不許其謚與祔禮于祫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

又

王珪傳嘉祐初詔以三聖並配于郊溫成皇后立廟城南牲幣祼獻登歌設樂同太廟珪曰三后並配欲以致孝也而瀆乎享帝後宮有廟欲以廣恩也而僭乎享親

于是郊以太祖尊配而改温成廟

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宫使公子主其祭也

注公當奉宗廟故不得自主也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漢定陶共王康子欣既嗣位矣成帝無子徵入為皇太子以太子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為定陶王奉共王後哀帝即位欲追為共皇母傅太后為共皇太后師丹上疏諫晉書元帝中興江左以皇子裒為琅琊王奉恭王祀後簡文帝登阼琅邪王無嗣

封少子道子為琅琊王皆依此禮制明世宗大禮議之時楊廷和諸臣亦議别立王子以奉興獻王之祀范武子生當晉代故其說符合如此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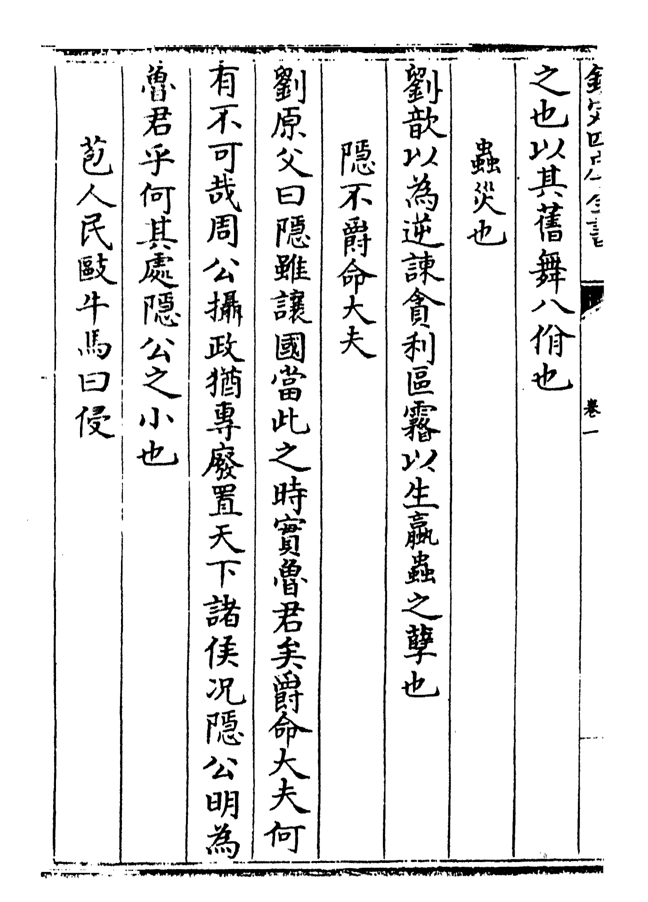
萬正淳問喪小記妾祔于妾祖姑正義妾母不世祭于孫否則妾無廟春秋考仲子之宫胡氏云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繼室媵妾雖有子而即天子之位者皆當為壇于廟而别祭之至大祫則祔于正嫡而

祭不審如是否朱子答妾母不世祭則永無妾祖姑矣為壇之說恐亦未安祔祢而祫妾並坐尤為未便恐于禮容有别廟但未有考愚謂無事他考考之于仲子之宫而可耳　陳止齋曰古者妾祔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于女君别廟

始厲樂矣

以五等之爵程之公之與侯差數有間矣以天子臨之則五者皆臣也春秋之世列國興于僭踰而僭王者尤

不可訓申之會伍舉歷舉夏啓商湯文武成康以逮桓文而楚靈曰吾用齊桓黃池之盟晉告吳曰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敢不順從君命夫吳楚皆子耳安所得吳公而稱之齊桓而效之猶魯之不安于八佾而以六也穀梁子曰始僭樂所以貶也然吳楚既僭稱王矣而猶知用齊桓猶止號吳公猶魯之已用八佾而復循于六也尸子曰始厲樂所以褒也邵堯夫曰始作兩觀始者貶之也誅其舊無也初獻六羽初者褒



之也以其舊舞八佾也

蟲災也

劉歆以為逆諫貪利區霿以生蠃蟲之孽也

隱不爵命大夫

劉原父曰隱雖讓國當此之時實魯君矣爵命大夫何有不可哉周公攝政猶專廢置天下諸侯況隱公明為魯君乎何其處隱公之小也

苞人民敺牛馬曰侵

眉山蘇氏曰左氏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牛羊犅曰侵精曰伐穀梁苞人民敺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愚以謂有隙曰侵有亂曰伐齊桓公侵蔡隙也蔡潰遂伐楚亂也司馬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然則負固不服者近乎隙賊賢害民者近乎亂周之衰也諸侯相吞先王之疆理城郭益壞矣故侵伐之間夫子尤謹而書之蓋古者有分土無分民諸侯之侵者猶不容于春秋而况苞人民敺牛馬哉

平之為言以道成也

齊履謙曰彼欲而來成於我曰輸我欲而往成于彼曰暨兩相欲曰及隱公將救宋怒使者失辭而止鄭人來輸平是欲求成于我也楚子圍宋宋華元以病告子反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與之平是兩相欲也輸平之書左傳作渝當依公穀為是

逆之道微無足道焉耳

注逆者非卿許慎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

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詩曰韓侯娶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娣必少于嫡疏伯姬二年嫁于紀叔姬是年始去蓋六年矣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娣亦有書逆者而此不書逆故知其微

益城無極

舜三年成都少康收衆句踐生聚漢王成之在膠東唐崔謹之在澧州皆以招流亡益戸口為賢如以民衆益城為譏則彼魚爛而鳥獸散者反無罪乎且自古城豐

城洛伍員城閶闔范蠡城會稽張儀城益州皆至今稱之傳所云益城無極者專以重民力為義耳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

胡康侯傳程氏謂先儒說母弟者蓋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蓋為嫡耳非以為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齊僖私于同母寵愛異于他弟釀成衰世篡弑之禍故聖人于年來聘變文書弟以示貶鄭語來盟黑肩率師皆罪其私也

又

大傳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鄭注所以尊君別嫌也賈誼謂齊楚淮南濟北諸王雖名為臣實皆布衣昆弟之心惟別異之乃所以保全之一語于古今同姓諸侯王治亂安危所繫甚大陳之光秦之鍼皆以志君惡也公弟肸則又加甚矣獨陳招殺世子偃師惡乃在招盖所云某侯某伯之弟者皆公子也春秋書公子多矣其書弟者有大美惡存焉爾

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公羊元年祭伯之傳與此同獨范武子於此傳為之注曰凡氏伯字不以伯為爵而以為字近日胡朏明禹貢錐指極申其辯謂春秋所書王臣來接于我者南季榮叔之類叔季為字無異說至公伯子與五等之號相混祭公州公周公皆天子之三公獨伯子之說互異杜之注左于祭伯曰祭國伯爵于凡伯曰凡國伯爵伯于是乎遂為爵矣于成十七年單子注云單伯稱子降而稱

之學者莫不宗杜趙企明據黎錞之說以伯與叔季皆宜為字人以其晚出而置之范去杜未遠不盡從杜說觀閔之元二一書季子來歸再書齊高子來盟子者男子之美稱因國人所與而賢之貴之較之單伯降而稱子相較豈季友高徯嘗升為子爵列于諸侯者乎書序芮伯作旅巢命榮伯作賄肅慎之命小雅出車篇王命南仲六月篇張仲孝友采芑篇方叔涖止皆以字配氏十月之交篇棸子内史鄭箋内史中大夫孔疏棸子以

字配氏西周時已有此稱又何疑于春秋學者知王臣之伯子非爵則知天子之公卿大夫元士祿視外諸侯而無五等之號虞夏商周未之或改也

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我舉其貴者也

家則堂曰稱弟書法不同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鄭伯使其弟語來聘為其親于魯特使其弟故不書公子公孫而曰使其弟無貶也衛侯之弟黒背帥師侵鄭譏其使弟典兵衛侯之兄縶見殺譏其使兄預政衛侯之弟鮑

出奔秦伯之弟鍼出奔則譏其失友于之愛宋公之弟辰出奔既而入于蕭以叛誅弟之為逆書法昭然可見至于宣公之弟叔肸卒貴其盛德高節特書公弟以寵之則當之論理正而事核然皆本左氏傳以明之故二傳之宏綱與指不能越左氏之册書而熟精史學足以發明經學也

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

僖二十四年襄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鄭人執之經文

則止書天王出居鄭書其大者衛未有執王朝使臣之事曰戎者衛也穀梁子之偏詞如是則繻葛射王鄭寤生之逆節有甚于衛晉者何以不貶而戎之乎胡康侯曰于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立論平允但凡伯聘魯實不假道于衛顧亭林曰伐凡伯于楚丘非僖二年所城之楚丘在濟陰城武縣西南春秋時為曹地黄仲炎于衛文公立國之楚丘而疑之反以衛邑之傳文歸誤穀梁盖穀梁固有不得辭其一誤者誤在隱七年不

在僖二年也

邴者鄭伯所受命于天子而祭泰山之邑

范注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供祭祀也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所以有賜邑其餘則否許慎曰若今諸侯京師之地皆有朝宿之邑周有千八國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不合事理

諸侯之參盟于是始

詳說曰春秋初年有兩國相為盟者魯盟邾盟宋紀莒

之密齊鄭之石門惟兩國為盟也令而參盟宋為首責在宋也春秋初年有兩國自相攻伐者莒入向無駭入極鄭伐衛莒伐杞惟兩國自相伐也前年宋陳蔡衛合兵以伐鄭於是始有四國之伐宋為首責亦在宋也是時東遷之始諸侯猶有未叛王者而宋連四國之師盟三國之侯不以王命行事春秋于參盟會伐皆以宋為首正其無王之戮也或曰據左氏是盟也齊人以平宋衛連年攻伐之怨宋其無責乎曰考之經鄭實不預盟

三國之怨實未得釋又明年魯齊鄭會于中丘合兵以伐宋齊為之首齊既能平之於前而又伐之於後何邪以是知瓦屋之盟非以平怨左氏所紀其未然歟

又

一與一為二又加焉則三由是而之焉則無窮矣故參盟同盟皆異于特盟參盟者同盟之漸也六誓七誥王風逾遠世道交喪盟詛滋彰參盟始于瓦屋終于鄟陵春秋謹其始而日之黄氏日鈔曰有參盟則有盟主而

伯之事興矣

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荀子大略篇亦有此語鄭窐甫古言虞征苗禹誓師五帝已有誓周禮司盟之官三王亦有盟左傳平王與鄭交質是桓文前亦有質穀梁傳出漢初未見諸經耳

又

鈞臺之享景亳之命盟津之誓范注考三王之蹟即春秋所為會也盟之與會盖有分矣合會盟而用之者為

齊桓晉文宋儒孫明復劉原父諸公持此壹譏五霸不知會盟盛而兵爭衰息小國頼大國以不亡桓文之功由此其顯東萊看春秋分三節李竹湖亦以三節論齊桓之霸業愚謂會盟之盛起于莊公二十七年之幽終于定公四年之皐鼬為二百四十年升降之大關自入春秋即有周鄭交質見于左傳君子惡之紛紛列國至于君臣相質其以霸稱者楚莊服鄭則質子良服宋則質華元秦穆之服晉惠亦質子圉又吳夫差亦稱霸許

魯平而以子服何王子姑曹交相為質他霸之不及二霸傳文誠足為學者矜式云

隱不爵大夫也

王樵曰凡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可復言公孫則以王父字為氏禮諸侯之卿命于天子平王東遷諸侯無復請命故隱桓及莊如無駭俠之類不書族者未賜也其後則諸侯自予之如宋立華氏之類左傳亦明言羽父為無駭請而公命以字為展

氏穀梁特未之考耳

聘諸侯非正也

范注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曰聘諸侯非正甯所未詳

又

胡氏傳古者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

年一朝天子于諸侯不可以若是恝故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時聘以結好間問以諭志隱公即位九年於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貶爵削地之不舉而遣使聘焉其斯以為不正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歸賑者一賵葬者四則問于他邦及齊晉秦之大國可知矣其原皆自天王失

威福之柄也

又

經書天王來聘者七昉于七年冬之凡伯黄氏日鈔曰諸儒多謂諸侯不朝貶爵削地有常經今刑則不舉而反下聘王之不王如此禮樂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然不思時至春秋周之衰何如者此何異父祖垂絶不責不孝子孫之不養而反責長者之祈哀趙鵬飛曰聖人著天王再遣使所以誅魯再不朝之罪耳按經書來

聘與求金求車同一書法傳以非正責王朝者非

又

羅大經曰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交馳于列國而列國之君如京師者絕少夫子謹而書之固以正列國之罪而端本澄源之意其致責于天王者尤深矣唐之藩鎮猶春秋之諸侯也杜陵詩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蓋與春秋同一筆法

電霆也

爾雅疾雷曰霆而此以電為霆易詩書皆别有電字與霆無渉左思吳都賦鉤爪鋸牙自成鋒穎精若曜星聲若雷霆蜀本易霆為電云電即霆之轉聲引穀梁傳文曰電霆也又莊子外物篇陰陽錯行天地大絯於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司馬彪注水中有火電也係電于霆之下亦如范武子電霆為一之解

所俠也

注俠名也所其姓王伯厚曰所氏見于史者漢有所忠

後漢有所輔風俗通所宋大夫華所事之後云云然無駭翬柔溺宛先儒謂未爵命于天子不氏則侠之氏所未必然也

隱之不忍地也

啖叔佐曰凡公薨必書其所詳内事重凶變也若遇賊則不地穀梁云公薨不地故也注隱之謂隱痛也趙伯循曰若在外薨不以有故無故皆當書地故桓公在齊被殺而亦書也

穀梁折諸卷一

穀梁折諸卷二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桓公

百姓不能去

衛州吁未能和其民百姓去之之故也齊無知弒襄公宋子游弒閔公輒以見殺莒僕弒紀公而出奔非人心之所歸難以得國故魯桓會于稷以成宋亂君子惡之

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

朱子言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記事甚詳于道理上多錯經學于義理上有功按義理之文公羊居多若踰年改元為人後者為之子漢以後儒者多尊奉之穀梁特依傍公羊往往符合若其自出卓裁無過桓無王之說經文瞭然目前兩傳未經道破杜預注左傳反以王朝失不頒歷解之劉炫規過云天王失不頒歷經不書王國之大事何以傳無異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王豈是時猶能頒歷又襄二

十七年再失閏杜云魯之司歷頓置兩閏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杜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如杜氏桓公之注歷既天王所頒魯人何得擅改況子朝奔楚昭二十三年秋乃書天王居于狄泉則其春未有王矣時未有王歷無所出何故其年又書王也杜之立說自相矛盾賈逵云弑君易祊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桓在位十八年四年書王十四年不書王曰桓無王穀梁氏之特筆誠

萬世亂臣賊子之斧鉞已

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

元凱云嗣位定于初喪改元必俟踰年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與聞乎弑先儒斷其獄審矣然猶愈於趙光美之跂開寳九年十二月為太平興國元年曾無未寒之念燭影離席𤼵氏致齋人以為一信而一疑吾以為此慚而彼喜也

其不稱名蓋為祖諱也

為祖諱不稱名後世有仿其例者蔚宗後漢書鄭太傅稱公業郭太傅稱林宗而司馬遷史記自叙稱太史公其不字談者談之字不傳矣杜氏注左傳竟以孔父為名孔仲達引禄父考父諸名以證之然孔父嘉之名見於史記父之為字無疑也孫明復以為天子命大夫稱字若鄭祭仲陳女叔之類殆強為之說

又

陸伯循曰凡稱字必加子字於上子美稱也子哭子哀

是也宋孔父以子是其姓不可言子孔故曰孔父父美稱也古亦有名父者如孫林父胥甲父之類而無以子字為名者以子者配其字之美稱故避之父則本非配字之言故可為名

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

注江熙曰春秋親尊皆諱蓋患惡之不可掩豈當取不成事之辭以加君父之惡乎徐邈曰宋雖已亂若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討則受成亂之責辭豈虛加也

哉春秋雖為尊親者諱然亦不没其實納鼎于廟躋僖逆祀及王室之亂昭公之孫皆指事而書以義致譏無所多怪

即是事而朝之

朱子曰滕侯自威公後稱子杞侯自莊公後稱伯又僖二十三年卒而書子二十七年朝而書子後又稱伯竊意小國朝會于大國從爵之大小為納貢之多少故平丘之會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黃池

之會子服何曰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入于吳而如邾以事晉蓋當時公侯之國以職貢之不共而自貶其爵者多矣杞侯左傳作杞侯

又

穀梁謂經惡杞侯之朝故謹而月之胡氏傳凡于朝聘魯桓者皆以為大惡之黨滕子則貶其爵穀鄧則書其名杞侯懼齊故獨無貶按春秋之篡而得國者多矣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玉帛兵戎之事皆以實書

況重内輕外鄰封之以好來者得不亟録司馬公通鑑於孫吳稱帝而蜀使鄧芝來賀宋齊梁陳元魏高齊宇文周使命通聘往往直書此皆僭竊篡逆之朝禪代紹襲之事未有惡而削之者凡以内本國也孔子臣魯而内魯何貶之云朱子以列國自貶其爵從所自稱最核而確

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

董廣川以為前事已大後至者又大則既先是魯宋弑

君魯又成宋亂鄭拒王師射桓王子突子亹二君相簒劉歆以為六月趙與晉分先是曲沃伯再弑晉侯是後晉大亂滅其宗國

公之逆而會之可也

伊川論紀履緰逆女曰諸侯親迎迎于所館自公榖二氏以使大夫為譏而胡康侯又極言之榖梁於此乃曰無譏乎為禮也盖譏者齊魯之境也齊侯送女於是公逆於是所館在焉得禮之正矣北齊高歡娶柔然女號

蠕蠕公主歡親迎于下館地在并州北周宇文邕聘突厥木杆可汗之女至長安周主行親迎之禮爾時東西兵爭結婚外裔以自強曷嘗講于古禮而為之然體敵力均疆分勢隅列國親迎之不出疆從此可覩矣

舉二日以包也

陳桓公疾病公子佗之亂作是以再赴左傳載之甚明如楚武王伐隨道卒濟漢而後發喪齊桓公薨以乙亥殯以辛巳亦國亂所致而公羊以為怴也怴者狂也穀

梁范注因以為辟病潛行故不知死之日夫君行師從豈有因病以出而侍疾之人茫然不知君之所終者至辟疾之說尤為鄙誕將亦如高力士逃瘧功臣閣下者耶

又

東漢魯丕為趙相趙王商嘗欲避疾移住學宮上疏自請丕奏曰禮諸侯薨于路寢大夫卒于嫡室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事不可聽詔從丕言

在乎兾州

疏爾雅兩河間曰兾州新鄭在河南不得屬兾州虞信云鄭在兾州者韓哀侯滅鄭遂都兾州韓故晉也然桓王伐鄭之時本未有韓國何得將後代之事為周世之名若以韓侯從兾州都鄭即曰兾州泰伯從雍州適吳豈得謂吳為雍州盖兾州者天下之中州自唐虞及夏商皆都焉則兾州是天子之常居以鄭近王畿故舉兾州以為說鄒衍著書云九州之内名曰赤縣赤縣之畿

從冀州而起後王雖不都冀州亦得以冀言之愚謂傳
本支離而疏亦未免傅會明人詩曰如今江左是長安
意盖同此

又

日知録曰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後人因以冀州爲中國
之號楚辭九歌覽冀州兮有餘淮南子女媧氏殺黑龍
以濟冀州路史云中國總謂之冀州

螽蟲災也

劉向以為介蟲之孽屬言不從是歲公獲二國之鼎興
役起城云云

蓋以觀婦人也

戎事不邇女器而桓公于文姜黷武弛防如此厥後與
之偕聘于齊而致殞焉兵戎玉帛以悅婦人與鄭文夫
人之示俘馘蕭同叔子之觀跛使兼斯三失安得無禍

淫獵于蔡

孫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為報讎策好

獵所乘馬精駿從騎不能及猝遇責客三人射中類劊甚死陳佗淫獵事與之類 石勒將獵于近郊程琅諫曰劉馬刺客離布如林變起倉猝帝王亦一夫之敵耳

何以知其是陳君也

黃楚望曰穀梁蔡人殺陳佗曰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宋督弒其君及其大夫孔父曰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凡若此類皆測度之辭蓋得之傳文不曾親見國史國史非人人可見公穀皆自傳授之師耳

左氏作傳必是史官非史官不能得之如此之詳

疑故志之

嚴啓隆曰國君十五而冠冠而始成昏齊襄之昏在魯莊元年莊年已十四矣襄之長于甥當歲計耳安得有慝非吾子之嫌哉世言齊襄公淫于其妹大誤葢姜以長姊而淫于少弟故甫田之詩曰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葢刺姜也展我甥兮之詩亦無事曲為之說矣

又

汪堯峰曰文姜雖淫泆而子同實吾君之子書之所以正周公之裔決萬世之疑也穀梁于姜氏至自齊引孔子冕而親迎之問其嚴重如彼而此忽曰疑故志之聖人書法豈若後生輕薄為文者乎

又

姚承菴謂文公亦僖公嫡嗣也不書此子同生獨書明其非齊侯之子耳愚按成襄亦皆正嫡但僖宣成三公

或先生子而後踐位有故則書傳家之考核固宜

其名何也失國也

公穀皆以失國為言范注更𨮁𨮁謂諸侯失地則名據隱十一年滕薛來朝不名以著例且謂文十一年郕伯來奔不名以同姓而表異之非他失國之名可匹不知邾子益莒子庚輿之失國而名者皆書奔不書朝朝非亡國之君所有事且鄧為楚滅在莊十六年紀事冊書固當以左為準

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

傳以諸侯相朝爲正亦小事大之義則然魯爲宗國曹伯使世子來朝結情款而伏繫援左傳記其當饗而歎憂形于色未幾逾春曹伯遂卒無異臨終執手受子託人之意魯故以卿禮待射姑荅之賓主交相爲厚穀梁子加之以刻論必使玉帛廢而兵戎起豈善于言春秋者乎

曰寔賤之也　鄭忽者世子忽也

萬充宗曰突歸而忽出忽之出由於突也突出而忽復歸突之出非由於忽也忽嗣位葬莊公矣何以不稱子通後復歸文見之也復歸稱世子不得謂出奔時非世子也嗣位矣何以不稱鄭伯而稱世子稱鄭伯則不見其為嫡長而突之簒隱稱世子則見突為庶孽而簒奪愈明簒奪既明雖生死皆稱鄭伯是簒奪之歸而已矣

再稱日決日義也

楊慎曰一日而再舉者非兩之也同日異地也盟地于

武父赴地于魯都若曰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衛侯
晉卒嫌于同地矣後人習其讀而失其傳將曰衛侯卒
于盟地云爾是故謹而再日之日盟者即而日日赴者
追而日國史之體也故曰國史成文也文有兩而非羨
者雖春秋之謹嚴不得而損也穀梁解也婉杜預解也
深感知其解也康侯曰羨蓋或之漁仲一日不應再書
直改焉則妄矣

伐戰也

左傳公欲平宋鄭宋公辭平故與鄭盟而伐宋戰焉戰宋非戰鄭也此云於伐與戰事局迥殊矣古之同事反戈者若韓魏助趙滅智伯回紇為唐攻突厥史書偶見獨春秋隱桓戰國威烈以後爾時諸侯連雞鬬狗朝暮反覆迨十有四年左又云鄭人來請修好使舊好無間奚待於修則此畨之勃蹊踶齧亦未可必其無矣

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

甸師掌其耕耨后妃獻其種稑月令謹于元辰小雅詠

于南山敬姜諮嗟乎家誡孟氏敷陳乎士禮東京天田之頌西晉耕籍之篇王禮聖法得穀梁子斯傳同一懿古爍今

三宫米而藏之御廪

漢五行志劉向曰御廪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

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

王源曰易當解作治言災之餘御廩未治則粢盛不備而遂以為可嘗不敬孰甚焉

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徐仲車語録説者曰先言御廩災是以火災之餘而為嘗不恭甚矣積曰曾子問言天子諸侯之禮遇日食火災則廢今御廩災則嘗可廢矣而不廢是為不敬何必曰火災之餘而嘗

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司空表聖曰天子之命徵于諸侯其可謂之求耶率土之人與其貨殖皆一人之所有父之財守于其子則用否莫不恭命其可謂之求耶縱天王制用失節多取于諸侯而欲亦識書于周史可矣若書于諸侯之册是悔惏其貨而侮王命也王祭亦不共矣非必聖人之文也疑天王使來句絶求金者使乎私自求而懲之也

許叔許許之貴者也

自魯隱十一年許為三國所伐許莊公奔衛不知所終

鄭莊公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明據有其國矣至是鄭莊死突與忽爭鄭其國大亂夫雖有釁時不可失諸侯以失國為罪復國為榮傳譏其歸不以道所謂道者如注所云進非王命退非父授父授於兄而兄失之矣復國之弟即亢宗之子若東晉蜀漢論世者所深許此時之天子伐鄭而敗救衛而無功諸侯無所歸命自許叔於此得國享國三十九年至曾僖四年從桓伐楚而卒于師葬以侯禮衮歛加等其子僖公嗣位次年被楚之伐

而諸侯救之楚不能害許穆公之為賢君春秋諸國莫之能及莊公又娶于衛衛為狄滅其夫人賦載馳見採于國風衷考其行事可以當許穆公小傳

天子召而不往也

君子不親惡諸侯不生名衛朔不赴王命惡難逭矣故與㬱之滅邢一例晉簡文徵桓温入輔四詔皆以疾辭唐時河北藩鎮往往徵入朝不至田悅朱滔不可枚舉李光弼居徐州不入援亦臣節不終之累也

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

劉原父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豈限國哉若以齊强魯弱量力不討君子不責是以復讎者常行于柔弱而困於强禦也不亦妄乎

莊公

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

書序昔在帝堯將遜於位讓於虞舜遜遁乃讓之義故以諱奔然孔傳曰遜遁也遁則仍是奔矣春秋為尊者諱

故以奔為孫孫與遜古通

臣子大受命

桓公之薨以為讎在外者則如楚懷之入秦不返代王之句注被擊以為亂在內者則如晉武帝清暑殿遭張貴人蒙被之弑唐中宗神龍殿中韋后餅餤之毒為莊公者外讎弗共戴天則宜枕戈泣血告于天子赴於列國興師以致討于齊內亂雖曰母氏然不為桓也妻者即不為莊也母不幸而遭人倫之異變不容以常情處

之胡傳梁人有繼母殺其父其子亦殺之孔季彥引春秋書姜氏絕不為親以斷其獄穀梁曰臣子大受命不若於天者天絕之也三綱明而九法正發聖人之微言斷推此種

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

明張居正以奪情為大婚授册使朝議譁然多緣此傳文為言孫明復曰築之于外不若辭而勿主至王姬喪而莊公為之服姊妹大功逾可已而不已矣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

章俊卿曰褒有德賞有功紬不服責不臣斯四者聖人筆削之旨也賞生而錫之猶以為非當矧身後乎春秋十二公惟桓之罪大既不能正其始又不能正其終天王之錫曷為而來經書天王之命生而賜者文成二公死而錫者惟桓公而已苟曰加貶則不宜備禮而曰錫稽其旨諸侯强王室弱生賜死錫皆非有賞功褒德之實惟務為姑息而已聖人多存内諱内弑君猶不書詎

肯襃削錫命歟二傳皆未盡其指穀梁曰無來錫命得之

遷紀于郱鄑郚

杜元凱經文注郱在東莞縣臨朐縣東南郚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齊乘郚城漢為郚城後魏于此置平昌郡隋復名郚城鉼城在安丘縣南與郚城相近漢武帝封菑川靖王子成為鉼侯訾城俗呼為元城半為水漸城南有孫武廟

又

吳其琰曰史記惠景閒侯者年表孫卬為缾侯索隱曰縣名屬瑯琊

公子貴矣師重矣

胡氏傳魯在春秋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為主將專會諸侯不稟君命仲遂擅兵兩世入杞伐邾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隱公弒而爲氏不能明其罪子般賊而成季不能遏

其惡惡及視衎命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仲遂上闕慶父胡傳脫文

改葬之禮緦

葬桓王之書二傳皆云改葬而左氏曰緩也按莊王三年有黒肩之難然不礙乎七月而葬之期况緩至七年乎改葬之説似為得之儀禮改葬緦服之者臣為君也子為父也妻為夫也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三月除之

又

韓文改葬服議此謂子之于父母其他則皆無服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云惟緦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于神明者不可以純用凶况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于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也

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

徐邈曰古人稱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傳所謂天蓋名其冲和之功而神理所繇也會二氣之和極發揮之美者不可以柔剛滯其用不得以陰陽分其名故歸于冥極而謂之天凡生類稟靈知于天資形于二氣故又曰獨天不生必三合而形神生理具矣

又

按周子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

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此即二氣交合化生萬物之義揚子太玄云陰陽𣬉參范望注參三也𣬉比也以陰陽相次而為三三相乘轉而為九此亦三合後生之義三傳論事之書于此乃論道矣故夫不臣不子不夫不婦者道之所棄也

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

荀子王霸篇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吕氏

春秋帝者天下之所往獨斷謚法仁義所往曰王蘇軾上神宗書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

鄗紀之邑也

郭緣生述征記汝水至安平城南伏流一十五里然後更流注北楊水城故鄗亭也

適諸侯則尊同

家則堂曰范注禮諸侯絕旁期姑姊妹女子之嫁於國君者尊與已同則為之服大功九月蓋以其匹於國君

尊與己同故不以絕論若嫁大夫則無服無服則不書卒考之經内女嫁于諸侯而書卒者七人其間復有出而歸者焉至于卒葬皆書則紀伯姬及叔姬與宋共姬三人耳伯姬以亡國為齊所葬故愍而書之叔姬伯姬之娣國亡夫死守節于酅特録其葬非例也共姬則遇災而終節行顯著是以卒葬皆書後之傳烈女者其春秋之遺意乎

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

仲車語録紀侯事有二説其滅之者齊也言紀侯之大去齊之惡可知矣一云大者紀侯之名也不能死社稷故以名貶之

又

太王去豳從之者如市卒能立國於岐劉先主去荆從之者如雲卒能立國於蜀紀侯大去其國不遺一人何不聞於郱鄑郚萛路立國若還漕之衛文乎公羊以為大齊襄之復讎穀梁以為賢紀侯之得民所聞異詞愚

以為大去者不返之詞著紀侯之失國耳

刺釋怨也

金仁山曰防閑其母借曰不能亦宜有所不忍何至躬與齊狩耶慶父叔牙季友之材皆不在人下莊公而讎齊制毋焉三公子皆君也是以俛首帖耳聽其母之淫以立已為齊之德而不辭也愚按唐自中睿而下有唐祚者皆武氏之子孫故不見黜于太廟異于東漢之于呂后文姜亦然子孫世有魯國加以三桓之世卿與國

終始胡武靈韋庶人其福祚豈敢希乎然使秦始皇為之子遷毋負陽鴆呂不韋于蜀鷙悍之姿又非所論矣

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

則嘗曰自入春秋鄭莊侵犯王略戰于繻葛此之五國連兵伐衛而抗王師是之謂二叛言公羊家又以子朝之亂謂晉人伐其郊者謬

又

嚴啓隆曰昔之抗王者鄭令之抗王者齊王命竟不行

于天下非邪不植非逆不行文武周公封植之天下胡一旦至于是哉率是而言州吁以下皆思伯之文也五國抗王思伯亟也時無齊桓天下寧復有周室哉以是知聖人之所以思桓蓋在此矣

恒星者經星也

羅泌路史曰恒星不見占曰天子失政諸侯暴横國亡之象陳太康五年九月晦恒星不見二十八宿及中外宫揺動星隕如雨漢永始元年二月癸未晉太始四年

七月皆西流太康九年八月壬子宋元嘉二十年二月乙未皆北行至曉不可計又二十四年正月十八星皆西流至旦大明五年三月流星數萬並西行自此以還梁隋尤多蓋皆諸侯强大王室凌夷蠻夷猾夏與佛氏入中國之應

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著于下不見于上謂之隕

張汝瑚曰著于上見于下以言雨蟲可也雨雪則何著于上之有著于下不見于上以言雨石可也星隕則何

不見于上之有又曰明嘉靖十二年十月七日夜星隕落如雨點至曉不絶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禹貢下土墳壚孔注高者壤下者墳壚朱子注豐年之篇曰黍宜高燥稌宜下濕黍稌皆熟百穀無不熟高下有災正言田之高下經文下又云無麥苗麥宜高而苗宜下高下水災則麥苗皆病矣劉原父乃以城邑山岳當之駁穀梁之謬王商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

郭㮚慶遠為魏興太守遭暴水人欲移居慶遠曰吾聞江湖長不過三日不許俄而水退葢穀梁氏本魯人沂泗淮濟之間田形高下嘗相去數丈由此漸及江淮以陂堰斗閘蓄洩為務正為禦災計耳公是先生而昧此豈足與談民事乎

出曰治兵　入曰振旅

公羊治兵作祠兵别具一解左傳臧僖伯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周禮春教治兵秋教振旅與左傳三年之

文稍異爾雅講武云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邢疏治兵則幼賤在前振旅則尊老在前郭云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尊老在前復常儀也穀梁重言治兵以概之小雅采芑篇獨云振旅闐闐蓋表之于行軍既勝之後景純祖康成立說最得正理

當齊無君制在公也

華督弑君桓公能為稷之會以成宋亂且內抱弑君之愧强據雄勢以濟其淫威無知弑君雍廩又殺無知此

時齊國大亂莊公誠奮然有為廢置之權斷出公手内以洩先君之恥外以鎮撫齊國之社稷糾與小白無妨擇賢而與之秦繆三置晉君之烈當先見于此日宋襄猶能殺無虧而定孝公魯莊公反受制齊桓而殺子糾以應之乾時生實不能為齊結好而徒為齊貽恥穀梁子之論歎息痛恨于莊之不足有為也

以千乘之魯不能存子糾

元顥倚梁氏之威入洛蕭詧藉宇文之力殘江陵爭國

無成亦足以自雄若司馬休之劉昶蕭大圜羈旅異國終享時榮仗彼鎡基為我磐石生竇之局魯為齊弱甚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憤詞也亦正論也或者莊公釋怨之意猶殷念母之情未息委靡頓挫遺笑鄰封至此乎

又

馬宛斯曰昔者莊公年尚幼齊襄方強姜氏內制猶可原之曰公非忘讎力不能耳迨于戶下難發襄身被殲

莊以此時仗義問罪別置賢君復雠之義天下著聞先
君之怨庶幾一雪今也無知之立晏然弗知計阻小白
維糾是助佐其不當立者以攻夫當立者乾時一敗僅
獲傳乘鮑子來伐糾亦不保穀梁氏以為公病病公之
不能自强也病公之忘雠焉耳

桓非受命之伯也

左公兩傳經文皆稱齊侯獨穀梁子猶稱齊人其曰人
何也始疑之疏云數九會則以柯之明年為始數衣裳

則通言北杏之會左傳亦于十五年復會于鄄而曰齊始霸也傳經本乎師承固各有所自矣

又

胡氏曰序齊于諸侯之上而獨書爵始伯之辭也自是無特相盟會者矣王風之作絶筆于莊王而僖王之立齊桓公之伯皆在是年此王伯興衰之機也

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

江熙曰叔姬守節積有年矣紀季雖以酅入于齊不敢

懷貳然襄公豺狼未可闇信桓公既立德行方宣于天下是以叔姬歸于酅魯喜内女得申其志

又

胡氏曰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紀既亡矣不歸于魯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歸道若夏侯令女曹爽之弟婦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弗許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見者為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又

嚴開止曰叔姬伯姬之媵遭齊強暴紀侯遜國伯姬云亡煢煢一媵從紀侯于患難之中至是紀侯卒而歸于酅也酅者五廟之所在身為紀婦職在蘋藻生受其榮死遺其祀婦道之謂何不歸宗國而歸于酅豈宗國之不可歸哉蓋心有所不忍焉爾忠臣節婦千古為烈嗟乎誰非不忍之所生哉

何為謂之荆

丘光庭曰荊楚本號一國兩號殷商唐晉並同荊楚著在經典禮記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詩云荊舒是懲荊為楚之别名亦已明矣左傳荊尸而舉又曰武王荊尸皆謂舉其先代之軍法也且莊二十三年荊人來聘又何罪而曰荊僖十五年楚敗徐于婁林又何功而書楚但當時史官承告而書不以此為褒貶

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

啖伯佐曰凡同盟者謂其盟辭同也載書之内衆國共

其信誓無彼此之異乃同盟也齊桓假同盟之禮以率諸侯同奬王室自是始有盟主其後皆相襲為之而善惡各繫其事

又

文中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

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

啖氏曰凡諸侯及王臣盟皆譏也臣無疑君之理故王臣在會但會而已多不與盟而其時或有王臣與諸侯

盟者皆書以示譏

鄭詹鄭之佞人也

李鳳雛曰管仲言鄭有三良以詹爲稱首而公穀皆曰佞人其何據焉又曰鄭之卑者公羊亦曰鄭之微者春秋之法微者不登于史策詹卑且微則其執其逃其來又何爲見于春秋　史記鄭世家僖三十年秦晉圍鄭云晉欲得詹爲僇詹聞而自殺蓋史公止見公穀故其說如此

其猶存遂也

國已亡矣人心所繫則國號不可除所以達忠臣之志也項王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遂以魯公禮葬項王壽春城下惟留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其此遺民也夫

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

此春王三月之經左公皆不為傳而穀梁子獨以為夜食范武子不徇傳于此亦無所致疑且引康成之論以

為朔日始出知其有虧傷之處夫朔日既出猶有虧傷其為三月朔之日食瞭然矣而穀梁以為夜食蓋未覩其有闕然外壞者也東漢建安中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劉邵在尚書令荀彧坐引禮記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者日蝕居其一聖人不為災變豫廢朝禮彧如其言日亦不食此之不食即夜食之謂豈漢末之君臣好為塗飾耳目而春秋册書猶近古乎聊述鄙愚以竢精識者

又

日蝕於朔常也亦有食于晦食于二日者皆晝食獨夜食不可得而見矣王者月朔朝日之時見其有虧傷之處知其夜食傳文無可遺議劉氏權衡云似于王者日日朝食𩛰肉作癥穀梁並無此語也何休謂夜食何緣書天保章馮相之官正欲其占夜耳徐邈云夜食則星無光楊疏引據更精　漢五行志夜食者掩其罪也

又

史記推合朔在夜日食而出出而解是為夜食劉向以為陰因日明之衰而奪其光象周天子不明齊桓將奪其威專會諸侯而行霸道

又

王伯厚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歴家推驗精者不過得二十六唐一行得二十七周王朴得二十五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法杜預長歴但據春秋經傳考日辰晦朔前後甲子不合故推所食之數未

必皆得其真　沈存中筆談又有淮南衛朴精歷術春秋日蝕三十六朴獨得三十五唯莊公十八年算不入法與諸家同

蜮射人者也

蜮短狐也或謂之射工草木志云在水中射人影即死陸佃云蜮陰物也麋亦陰物也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此惡氣之應

婦人既嫁不踰竟

九年以前夫人之饗齊侯會齊侯如齊師者不可勝書

至是諸兒已死矣雄狐亡而婁豬可以定矣又復如齊

且屢如莒此何為者耶盖盤遊成習不能自已如元魏

胡武靈后數幸親戚勛貴之家遊嵩高數日乃還王蜀

順聖太后翊聖太妃禱青城幸彭州觀燈賦詩之類

又

何休注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以為男女之情風流應合

若姜氏如莒之流竟以莒子為又一齊襄矣

婦人弗目也

注鄭嗣曰弗目謂不目言其地婦人無外事居有常所故薨不書地僖元年傳曰夫人薨不地此言弗目盖互辭爾定九年得寶玉大弓傳曰弗目羞也亦此語意也

按共姬傅母不至不下堂楚樊姬符不至不下漸臺靜女貞婦無事不離其所此可以觀矣

肆失也眚災也

孔疏言肆大眚者謂放失大罪惡左傳杜氏注經文亦

云赦有罪也三代以下論治多有言不宜數赦者匡衡吳漢不顧為赦王符潛夫論有述赦篇曰賊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數赦諸葛治蜀赦不妄下費禕當國大赦孟光于衆中責之經文據事直書其譏與否未可知而公羊以眚為省譏始忌省也何休遂以夫人喪忌省曰不哭為解謬甚

公之親納幣

親納幣非禮也公穀傳文皆同何休以為莊公淫泆大

惡論過于刻范武子謂母喪未再期而圖婚蓋文姜薨于二十一年之秋至是甫小祥耳衡山公主既公除將下嫁長孫氏于志寧議禮女子有故二十三年而嫁知遇喪須終三年魯莊未再朞而納幣二家譏其失禮公主身服斬衰服可以例除情不可以例改心喪成婚非人情所忍于是詔公主服除乃婚又張茂宗許尚義章公主未成婚而母卒遺表請終嘉禮蔣乂疏諫德宗諭以借吉成婚乂曰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女孤貧無恃或

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從婦者也

以是為尸女也

莊公于柯之會既與齊平于是盡釋仇釁申締姻好納幣則親往逆女則往遇穀盟扈席不遑煖觀社之行左傳杜注言齊因祭社以蒐軍實襄二十四年楚薳啓彊如齊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知此亦然内外傳皆同穀梁以為尸女尸主也主為女而往因數事皆為哀姜起見并此一事亦竄入其中夫莊公好力曹劌亦以力事

公好勇好色犯病同而不必出于一症齊桓亦多内寵者然閨範朝政理亂不同戎事不逼女器觀異日之能討哀姜此時必不以講武誨淫矣

天子之桷斲之礱之

晉語張老與趙文子論為室引此傳文

不正其親迎于齊也

紀履緰逆女公羊以為譏不親迎康侯同其說曰使大夫非正也夫國君出疆必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

可以出非是則危而胡氏所引大明之詩哀公問之禮未學尊經不容置喙然終不能釋然及觀程子經說乃曠若發矇謂先儒論諸侯親迎者迎于所館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也然則孔子之云冕而親迎亦迎之于所館耳莊公既如齊納幣復如齊逆女加之以觀社遇穀盟扈其輕宗社溺女色瀆禮弛防已甚更不必待穀梁子娶仇之嚴詞何氏諱淫之刻論而經文屢書貶意具見厥

嗣文公踵而效之又何譏焉

禮大夫不見夫人

經文大夫宗婦覿用幣貫宗婦于大夫之下明言宗婦見夫人非大夫見夫人左傳曰公使宗婦覿用幣並不牽及大夫公羊亦曰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穀梁獨申之曰大夫不見夫人論禮則是而解經則舛杜氏注云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反似蒙穀梁之誤加詞費于左傳之中孔疏欲周旋元凱而曰夫人尊與

君同小君初至亦當有禮以相見起後學之疑緒熟復

御孫之言書法示譏在女用男贄不在大夫見夫人事

理曉然康侯廷曰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朱子注魯論于

子見南子亦曰古者仕于其國有見小君之禮即引穀

梁之文牽連轇轕瓜蔓扯根不惜條辯其誤並引史事

數則于後

又

梁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即簡文妃姪女晉宋以來初昏

三日婦見舅姑衆賓列觀引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宗婦覿用幣戊寅即丁丑之明日禮官據此云宜依舊觀徐摛議曰儀禮質明贊見婦于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嫺令所以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于舅姑本有戚屬不相瞻者夫人乃妃姪有異他姻覿見之儀謂應可略摛之議正與大夫不見夫人之傳相合魏太子丕讌諸文學命夫人甄氏出拜劉楨以平視得

罪此雖非新婚之時然使夫人出見羣臣者魏晉以來之越禮也

又

唐肅宗乾元初詔百官元日冬至于光順門賀皇后于休烈奏周禮命夫朝人君命婦朝女君自顯慶以來則天甫行此禮而命婦與百官雜處在禮不經帝罷之

赤蓋郭公也

劉原父曰以赤為郭公之名春秋何苦不曰郭公赤歸

于曹乎言郭公赤足以見其為國君言歸足以見其外歸而顛倒迷錯若此何哉梁亡鄭棄其師紀侯大去其國雖指意卓恑然文義自明未有改易首尾如此者也葢有不知而作者豈謂是耶

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趙子常曰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先儒惟穀梁知孔父祭仲皆天子命大夫從天子大夫例故稱字左氏云嘉之故不名聘亦常事有何可

嘉穀梁之說是也

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

宋嘉祐四年正月朔日食用牲于社劉原父言社者上公之神羣陰之長伐鼓于社所以責上公退羣陰今反祠而請之是屈天子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貶重非承天戒尊朝廷之義也

又

孝宗時秋旱上問執政禱雨合用牲否周益公奏止用

酒脯幣帛上曰雲漢詩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則是合用牲矣載周密齊東野語

無命大夫也

注徐邈曰於時微國衰陵不能及禮其大夫降班失位下同于士故略稱人而傳謂之無命大夫莒慶莒挐邾庶其邾快皆特以事書非實能貴故略名而已雖荆蠻漸自通于諸夏莊二十三年書荆人來聘得臣及椒並略名惟屈完來會諸侯以殊禮成之莊王之興為江漢

盟主與諸夏之君權行抗禮春秋書之遂從中國之例夫政隆俗替存乎其人三后之姓日失其序因詳略之文可以見時事之實矣按昭元年趙孟穆叔暨曹大夫過鄭與子皮子産饗宴賦詩一時盛事曹之大夫庶幾其賢者矣而名終不傳無亦簡牘散亡後世無徵之故乎邈又言禮以飾情情踈則禮略秦吴皆後為大國而大夫之名流傳絶少職此由也

信其信仁其仁

楊疏下文未嘗有歃血之盟是其信也未嘗有大戰是其仁也衣裳之會十有一從北杏至葵丘也兵車之會四洮鹹牡丘淮也不數侵蔡伐楚二者征伐非會也論語稱九合諸侯貫與陽穀管仲不欲故去之也是役也始之以同尊周齊桓之功大矣桓公同盟者二同曰尊周晉之同盟十有四同曰外楚故齊晉之伯未可同日語

諸侯之嫁子于大夫主大夫以與之

漢制諸侯之國人得承翁主春秋之諸侯各君其國弟兄不得以屬通則嫁女于大夫使大夫為之主注曰君不敵臣其于禮制詳且當矣但謂叔姬為莒慶自娶恐未必然惟宣六年齊高固來逆叔姬以宣公弑子赤而求託于齊其臣高固脅公而為之論者以為恥莒蕞爾國莊公之魯強盛異于他日而有莒國之臣來自逆妻者爭後世則有宋元之女為魯季孫意如之妻而慶非其倫莒慶殆為其君逆耳二傳皆以諸侯不親迎為非

禮至于紊貴賤之序昧强弱之形而為之説愚謂慶之來逆君夫人莒子之不出境親迎最得禮之正而經書以予之者敢質之通經大儒未審為何居

于無禾及無麥也

服子慎曰不言水旱而至無麥禾者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稼穡不成也沈約宋志謂吳孫皓時常有之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饑所謂大無麥禾者也

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

劉原父曰魯人恌其名而以急病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罪

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

胡氏曰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所謂時詘舉贏者也故穀梁子云云

又

唐書睿宗為公主造金仙玉真二觀盛暑營作黄門侍郎魏知古諫引此一篇八句

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黄若晦曰皇祐中范仲淹領浙西歲饑召諸佛寺僧諭以歲饑工價至賤可大興工役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是歲杭晏然民不流徙莊公當大無麥禾之年國内艱食一歲而築臺者三彼直以困民爾豈知以此濟民哉聖人惡而書之新廏者勞人以奉馬也

可城也以大及小也

防小而諸大故曰及諸城漢為東武瑯邪郡治隋開皇中改東武為諸城縣梁元帝玄覽賦城東武而遙集氣亭亭而上浮

一有一亡曰有

蜚負蠜也劉歆以為蜚色青近青眚也南越盛暑男女同川而浴淫風所生為蟲臭惡是時莊公取淫女為夫人天戒若曰不誅絕之將生臭惡聞于四方

燕周之分子也

白虎通言召公為文王庶子而富辰述文之昭十六國獨不及燕穀梁以為周之分子殆與班氏同指范武子注穀梁之時左氏之書盛行故曰成王所封分子者周之別子孫也愚以為召康公留輔王室顧命康王之誥可考後裔穆公虎歷相厲宣左傳戴公莊公皆稱召公名無替厥職與周公黒肩周公忌父皆世為周卿士其居北燕者乃康公之分子史記世家康公九世至燕惠

侯當厲王奔彘之時惠侯卒子釐侯立共和之政不預燕侯則召公之各為分子彰明較著矣歷頃侯哀侯繆侯宣侯桓侯莊公莊公之時齊桓始霸然則所謂貢職不至而桓公越千里伐山戎以紓燕之病者正當莊公之身也　愚别有周召二公考載公羊折諸篇首

戎菽也

爾雅戎菽謂之荏菽注胡豆也蔔戎葵注今蜀葵也三代胡與蜀皆曰戎盖言其所自所謂物從主人也管子

云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殊方物産表服遠之績若張騫之大夏蒟醬馬援之交阯薏苡矣劉原父疑菽為北狄字北字類卄狄字類叔謂古文傳寫之訛　列子進其戎菽有稻粱之味

一年罷民三時

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北史周保定三年盛營宮室春夏大旱外史下大夫黎景熙上封事引之曰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為一年而

三築臺奢侈不恤民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時作南門勞民興役也

寢疾居正寢正也

趙伯循曰公薨必于正寢以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疾邪之伺也若蔽于隱是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也

按宋仁宗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文彦博呼内侍問狀對以禁密不敢漏言彦博叱之曰爾曹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邪唐文宗大漸仇士良魚弘志廢太

子成美立潁王漽武宗崩又諸閹密謀禁中以皇子幼更立光王忱為皇太叔嗣位皆大臣未經親承遺詔人君不得正其終始也

穀梁折諸卷二